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后，迅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各种现代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随着这一理论的快速传播，我国的许多学科如哲学、文学、人类学等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它也波及到了史学领域，形成了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造成了很大冲击。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后来者，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是喜还是忧？在纷繁复杂的史学理论面前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充分注意和思考，于是，2月29日中近史研究生读书会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为题，召开了新学期的第一次读书讨论会。

为了搞清楚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大家首先分析了后现代史学的特点。由于这一概念太过抽象，报告人肖宗志博士以在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都贯穿后现代取向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一书（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为分析对象，简述了后现代史学的四个特点：① 否认普遍真理、共同规律、因果关系的存在，主张具体的史学研究主题不应太过宏观，史学研究者应强调采用“微观叙事”和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危险》一文中，作者选择现代性和男权主义视野下的娼妓为着眼点，不是寻找其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而是研究20世纪中国娼妓的特性变化以及娼妓问题与社会各种关系的联系，研究政治与社会的变化。② 批判现代史学的表现形式——叙述体，认为史学家在写作过程中，叙述不仅传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无法与客观真实等同。如贺萧自己所言，他写作的目的是依靠又不完全相信文本（小说、各类文章、警察和医疗记载等等）来超越“想象性重构”。③ 主张将史学文学化，认为阅读历史的方法是在虚构历史，历史学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情节设置。④ 注重边缘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危险》即是明证，它用所谓“声音考古”的方式重构失语群体——处于中国妇女地位最底层的娼妓的生活。他同时肯定了杨共乐提出的后现代史学的核心的认识，认为其是在挑战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上，动摇历史学的科学基础，颠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见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博士生洪振强补充说，后现代史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十分注重史料的解读（构），这与传统史学注重史料的收集与运用有着很大的区别。正因为对史料的处理方法悬殊，以至于后现代主义可能会据同一史料得出与传统史学迥异的结论。

在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时，大家争论比较激烈，大致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同意王晴佳的“威胁与挑战”说（见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也有些影响是比较积极的。认为它在历史认识上完全否定了历史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在方法论上认为不必搜求所谓的原始档案材料，不必尊重古人或历史的当事人，不必强调史学的政治功能。这样，后现代主义渗透中国史学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另一部分与会者则指出后现代史学的这些影响被极大的高估了，它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局限性。报告人徐希军博士分析指出，后现代主义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它象一个大拼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况且对史学的反思不是从其开始的，西方早就存在对历史学的质疑，它对历史学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还值得怀疑，这是其一。其二，后现代史学家虽然否认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但他们同样也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托，追求非想象的、非虚构的历史再现，他们与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同，但追求真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三，后现代主义理论目前在西方不是主流派，其著作多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就曾遭到著名学者周锡瑞教授的质疑，认为何连基本的文本都没有读懂，对中国礼仪不甚了解，甚至使用“怀柔”一词都有欠考虑。陈弘同学也不无启示地说：后现代主义从西方传来，可能带有后殖民学术的特点，中国史学工作者要注意分辨其立场；且后现代主义在破的方面很有建树，而在立的方面则显得有所不足。也有同学指出其局限性在于，过于强调文本的独立性，而忽略了文本之间的关系，使原本统一的历史变得散乱不堪，使原本可以认识的东西失去了认识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分析，徐博士认为，不能以放弃原有的史学理论为代价来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但可以通过运用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某些合理方法弥补过去治史的不足，丰富史学理论。李秀伟指出，后现代史学提倡各种言论自由，避免史学的政治化倾向是可取的。洪振强也提到，后现代史学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目的论”，破除由作者预先设定出结论来寻找历史依据的错误思路，应该以更广阔的眼光收集史料，不应仅局限于历史文本，历史传说、口碑材料以及社会调查报告都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

从总体看，许多中国历史学者尤其是初学者都关注到了后现代史学，但由于自身理论修养水平不高、相关知识的欠缺以及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以致于在思想上产生种种偏差，在运用过程中也难免发生忽左忽右走极端的现象，不利于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的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及时，说明了我们目光的敏锐性，使我们弄清了一些问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初学者对它的认识和运用不足的缺陷，提醒我们今后应加强理论学习，多了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

记录整理人：汤蕾